





火閥

我昨天在蘇州吳苑深處吃茶。會見一個朋友范君博。他現在在青門地方一家救火會做了董事。並且經理一切。他對我說。今年過年。送了幾千封信給海內各處救火會。要組合成個極大的救火會。就黎黎大總統所組組的那大政黨的後盾。我說。救火還能干涉行政嗎。他說。何以不能。界內凡兄弟來分的團體。無不可以干涉行政。何況我們這個團體。是世上再見沒有的。我們偏和火作對。將他撲滅。軍閥。可算人類中頂兒的。他們家內失起火來。若沒有我們去救他。那怕不燒成個乾淨。就該社會裡別人的汽車。在馬路上撞死了人。當然要賠償損失。我們救火會的車子。無論撞死了什麼人。只好拉倒。由此類推。就是閣下別的什麼亂子來。還不是不成個團體嗎。我們救火會既然有這樣大的勢力。若再干涉。自己倒個火閥。不但被軍閥恥笑。簡直還要被頑固的學閥恥笑呢。如我這一位范君博。要比比學閥中的那一個蔡元培。似乎倒也比得上。學閥用能跟做唯一的本領。火閥用不救火做唯一的手段。其實他們能學與別人島相仿。

我聽了深覺的對他作個搖擺。說。雖然這樣。將來火投火的必多了。恭賀恭賀。

弄骨牌不好算賭的了

虞

■弄骨牌不好算賭的了

舊牌店的老班見一般賭徒歐美化了，常的，而且受了人家齟齬的愚行，情一天大，一天牌店裡老班恨恨道：難賭路具也要靠洋商牌。怪不道人家歡喜賭錢的人，多要去外國。精好了，老班得有個廣東大開賭禁，消息覺得他心花怒放，趕緊選了許多骨牌到廣州，自己也預備去吃拆洗過日。子合家喬遷到廣州，在雙門底租了間門面，裝修好了，掛起招牌做買賣，以為活財神祿做得成，誰知過了一個多月，奇怪迫人家多說廣東的賭風盛，照這樣市面，這不及上海十分之一，這是什

六

（大）中國的模式  
（精）範游藝場  
（充）擴與相界  
以外市面

杜老珠

杜老珠

道非

此之謂團體。

益。呀。望西邊去。雙子捫着旗。手裡拿了許多傳單。望東邊去。大家跑順溜了。撞了起來。瞎子怒道。我一路搖着鈴鐺。道你不聽見麼。雙子也怒道。我翻着旂。

看今年的小世

遊不各名界的人  
遊是士我人向  
的然自武土家  
改早的早的家  
道有已內有  
兵公何出  
大平個究  
評可誰  
許誦統  
謝述花我  
有游游的場  
個的我還了  
是我家  
天美家  
鹿那在改  
以因國大造  
良此角設上  
的我也色求  
事在上來  
界們日動  
苦心在新  
的善而大  
苦面花界  
心以料  
了當女  
姓是麼  
過新  
之與遊  
錢頭日  
而遊  
直人  
道

**地板與墨盒**  
談話地址在北京

墨盒老兄呀！我與你民國二年分手之後，一直到民國五年再碰頭。不料聚首不多幾天，又廣成天有地北的發達。老哥者，自問並無風雲會衰歡迎，一步一

觀葉文英演

1

翠屏山洗臉問題

子道我有愛國和公益的演說你不聽  
我認錯就是不愛國。沒有公益心。莫非  
你主張的壓。戲子也道。我有轉單激勸  
非實者。譬如打鑼。觀美。牧羊。卷。緊  
傷劇分秦腔皮黃兩派各為一門。有分道

歐浦潮拾遺

○第一回 兩許我虞棋分一着 男殉女怨緣定三生  
既消諸債翁打個響鈴到藥房裡和姓杜的說一聲。把海記存款如數轉存過來。

容的地方改造人才廣授

小字堪書畫。妙齡方及笄。媒首觀娥眉。維持他幾次。地位豈是困。多讓他人情。雲鬢領鵝鵲。橫波流目盼。巧笑齒瓠犀。着名字。在外擅騙幾回。他便道。某人實

我知己也。嗚呼！古道滅絕，人心污。此謂捐。甚於憂國。

伶隱嗟風兮。粉墨復登場。壘塊託鼓鼙。  
珠喉爲嘔。亢爽等哀梨。步搖文鳳舞。  
敢

許謂不得本人同意。未便披露於

誰欣雷動衆。身價別雲泥。秋水無塵染。青天不可梯。敢隨蜂蝶去。香草雜薔非。爲何如人耶。請以函示。如能猜中者。雲

省民君鑒 尊鑒是

神應降太虛。紅顏天地新。婉婉敬妻其  
未逢佳士耦。嫁作買人妻。卓女琴耽操  
題羊  
醉白二君鑒 惠詩已悉 自覺  
用待發萬斯即賜

癸  
聯蹄滿三  
十風卓換

世人勸誨也無知已其實自知何未何

癸 亥

世界小報

第 四 號

癸亥年 正月十四日

兌換券

十張掉換 滿券一張

正 月 份